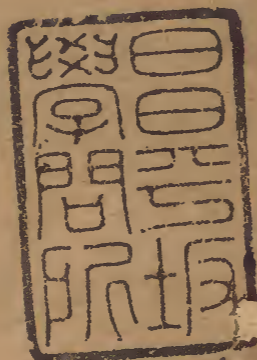


八大家

昌黎文鈔  
十一  
二

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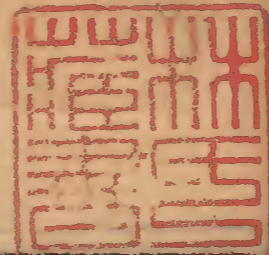


			五	漢
			九	書
		六	四	門
		七	〇	
三	三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〇		九	書
函		四	
	三	七	
九	三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	(6)
函號	360	64





唐大家韓文公文抄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

處州孔子廟碑

序孔子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漢以

來當屬昌黎第一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

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

韓文

卷十一

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亾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

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羣聖巖巖太法以存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南海神廟碑

以祀事作案摹寫神采燁然

二句喚起南  
海便爽朗

朝廷之嚴於  
事神如此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唐制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請伏委事於  
副與善有

李刺史之  
以禮修  
而神之  
如彼

李刺史孔公  
備忘以禮修  
祠事而神之  
享且顯應也  
如此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齊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  
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含事神意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褻視册誓羣有司  
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施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四

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  
伏祠時星月俱人世當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  
若或見之  
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

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饒鼓嘯  
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繞人建廟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以下並紀孔公政績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曹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韓文 卷十一

沙賦頌之體  
敘事亦魏晉  
以後遺調也  
而昌黎以撰  
次情景故用  
此體  
只此一段氣  
格正詳於祠

前省于此此  
詞勝于也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 黃陵廟碑

此文用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謔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

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譌辭謂皇娥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女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

之沒皆曰陟舜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



長公諱南  
海亦手書佛  
及壽神

陽厲壽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  
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  
願易廟之地桡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  
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衢州徐偃王廟碑

以容形主而立論奇高造語怪偉當是昌黎

大文字

詭徐而以秦  
竝借虛立案  
借鏡立影也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  
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  
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  
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  
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

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  
之上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  
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  
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  
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  
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  
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

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並小之逃戰不之彭城之  
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此說當是既  
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  
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  
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

公至意  
處使造奇

朝文 卷十一  
造語  
曰故制猶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  
侈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  
祈暉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陰庥余惟遺紹  
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  
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  
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  
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

之于石辭曰

錄亦奇絕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

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  
歷短詈長有不償亾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  
刻示茫茫

韓文

卷十一

十一

按偃王事不見傳記昌黎特採世所傳小說  
撰次本末而其議論歸本處當以徐之公族  
子弟祠偃王於其土為是

曹成王碑

文有精爽但句字生割不免昌黎本色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此是昌黎慣用家法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於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捨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事跡奇學寫亦奇

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姓名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情乎此書不傳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成王是奇男  
字昌黎紀次  
其事由盡本  
本

惟陳言之粉  
去此昌黎奇  
怪處

敘事處亦暗  
叙太史公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贏越之法曹誅五異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還嘍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鑲廣  
濟撤斬春檄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汶川還大膊  
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階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舍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榮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亾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慎將鏐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亾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亾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以尊者詩之

武薦駿功蘇枯弱強齷其茲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昌黎每自喜陳言之去故曹成王碑當亦屬  
公得意之文而愚見則以務去陳言却行穿  
鑿生割亦昌黎病處特其識正而語確故學  
者不能訾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條次戰功極鬯然不及太史公適逸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  
 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  
 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  
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  
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  
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  
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

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  
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  
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  
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

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  
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  
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  
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  
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  
思顯勲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衮四代而  
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  
更名書于太史治行史漢並無此等句法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  
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  
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  
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甃而城罷人屢築詔嗣

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岳  
 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遷廬州又甃其城人不  
 歲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  
 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  
 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  
 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  
 李錡反命將期以卒救胡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  
 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

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  
 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  
 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  
 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  
 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  
 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  
 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諱曰宜有  
 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祭使怒因其  
 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錄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泊温  
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  
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居響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  
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邇病不能延食祿卒齒  
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  
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  
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平淮西碑

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旨特自出  
機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體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根莠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頁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從也處致及平淮又明年平蜀客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瀘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旬歲不可遺又不可露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

以下撰次如畫為塗可觀

○○○○○○○

思與氣俱屬焦門偉

同汝遂相予歸應以賞爵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閱士大夫戰其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以下諸會戰次第六卷本史遷錄等列傳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千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詳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

韓文 卷十一 三

頌文淋瀝  
瀨並合繩斧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北河非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以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懋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非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公功告成太  
平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有書  
妙

韓文

卷一

三





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  
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  
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  
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至于  
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  
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

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  
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  
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  
尚書諱承趾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  
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  
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  
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  
塞其道壅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  
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  
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  
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  
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  
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  
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右武左領二祖紹居申郎少卑  
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爰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  
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袁氏先廟碑

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若一線中多荆棘句字不可讀系之以韵似追雅頌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  
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  
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  
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  
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  
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

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  
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燹後委社  
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  
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  
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渴  
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

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  
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  
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耄  
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主當陽  
冷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  
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  
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  
待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昌黎句法生訓處備學而貫以一文武  
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昌黎句法宜達而

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唯將詞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目繁句不可讀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辯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

詩多筆頌

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恐不錮入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熾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膈胎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

之施于爾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屬思刻詩  
牲繫維以告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按田弘正本傳世多臣順大節昌黎公特穩  
括其以六州還朝廷一事而頌美之詞特詳  
銘中甚得體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  
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  
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  
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  
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  
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  
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  
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陵今天子嘉田  
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  
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非平  
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  
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  
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  
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洲刺  
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  
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成順指令  
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



其德可倚呼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  
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  
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  
相方視阼見于著龜祗考成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  
爾祖爾思

柳州羅池廟碑

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  
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

不立其頭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  
幼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情事有生色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柳州人之言如此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結東通篇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人

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發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稔稔克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唐故柎權國公墓碑

直敘中多句字生蹇處銘可誦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五代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

國揭為宰相  
元年及諡  
於首以後繼  
於次第生平

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諱諱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

中書舍人知貢舉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舉進士明經在得人不足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

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  
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  
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  
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  
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  
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  
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

言曰頔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  
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若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  
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  
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  
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以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  
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

晉荆川  
侍  
戎作儲

以及安丘註甲不及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途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  
 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唐荆川曰平敘多用虛說

滎陽鄭公祔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  
句行馮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為  
 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敬世系亦錯綜為滎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鄉謂其

必能再立鄭氏○以下七能字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

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

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

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

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

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

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非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隣之交賄省媵媼之

大燕按講民事施罷不埃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

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

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  
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  
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學後  
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  
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旣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  
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  
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  
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入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  
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  
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  
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  
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

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退裴延齡不得  
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  
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  
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  
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  
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  
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  
叅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  
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

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  
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  
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亾且盡  
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  
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  
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  
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伏後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  
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

晉荆川曰千  
作十

同列皆遷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  
於其間哉上若未奔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  
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  
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  
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  
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  
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  
餘於廩人享于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  
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應前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  
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錄亦波蕩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  
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鞞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  
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

薛

卷

十九

乃動帝日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  
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握  
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  
使安其涿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  
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  
姦訛革風祛蔽于日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  
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  
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

日遠彌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此篇大畧類傳而中多險棘句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sub>魁</sub>人長者官至  
 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sub>劉氏</sub>女生公是為齊國太  
 夫人<sub>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法</sub>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法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以下皆述韓公發跡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有法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

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

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

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

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

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

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裔而髮櫛之幾盡然

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

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

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嘷叫

第一節以下  
書弘為新度  
使為為大節  
凡七事而入  
第一節尤唐  
藩鎮所罕見  
名故公特詳  
次之

號于城郭者第二節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

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

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第四節少誠以牛皮鞵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第五節田弘止之開魏博李師

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

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

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

非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第六節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

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第七節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

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

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

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已生不得  
憂在去陳  
生不為傷  
不能  
遷官治  
去陳

萬匹他錦統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  
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  
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  
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  
私之積之富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  
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  
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  
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  
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

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  
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  
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  
蔡非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甲身佞辭求與  
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  
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

韓文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  
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  
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  
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  
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  
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  
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

何字魁片  
本志爲銘字字中

韓姓許公礫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  
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板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通篇述書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

逞公七子迺遇述遷造與公塔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

之族句讀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

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

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父

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  
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  
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  
不<sup>爲</sup>平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王餽給  
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  
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  
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  
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

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  
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  
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  
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  
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  
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  
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  
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  
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

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  
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  
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  
成德銘曰

塌塌胡公旣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  
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  
發跡餽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  
于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  
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  
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